

#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

——尼尔森的全球正义思想研究<sup>\*</sup>

甘 冲

**提 要** | 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通过对以罗尔斯为首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全球正义理论进行批判，逐步阐明了自己的全球正义理论。他认为，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全球的不公平和不正义是可以适当避免的，通过对不正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打破资本主义全球秩序，通过在多国实现市场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全球秩序来实现。这一主张与中国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的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有共同之处。但由于他将希望寄托于现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内部变革上，其理论在与实际结合方面具有明显局限性。

**关键词** | 公平正义 全球正义 尼尔森

**中图分类号** | B089

**作者信息** | 甘冲，198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研究生，102488。

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全球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

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认为，在现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之下，仅从某一国的角度讨论全球公平正义是不合适的，全球公平正义是建立在各国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其实现途径应是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 一、对罗尔斯“理想理论”研究 方法的批判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下，尼尔森讨论了全球公平正义问题。他认为全球不公平和不正义是难以根除的，只有改变这

种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他指出，发达国家往往更注重维护国内正义，但是在讨论全球公正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到过去数个世纪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剥削、掠夺和奴役带来的深远影响，除非像罗尔斯一样，“将正义问题简化，在正义问题上浅尝辄止，否则我们不能将正义问题局限于自身”。①

针对持反对意见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的历史时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证研究”(11AZD040)、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双重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2AZD00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成果。

① Kai Nielson, Is Global Justice Impossible? *Res Publica*, Vol. 4 No. 2, 1998, pp. 131 – 166.

学者们的质疑,尼尔森将他们的观点概括为“世界的不可能性的论调”和“政治意愿不可能性的论调”。<sup>①</sup>他指出,这两种论调仅有微小差别,都是认为公正的(接近于公正的)全球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采用罗尔斯的“理想理论”研究方法,是能够从一般的经验主义认识以及我们该如何从现存秩序走向理想中的公正秩序的认识当中抽丝剥茧,总结出一个公正的全球秩序的概念的,用以描述理想中的公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并且借由这个概念,能够很轻易地指出现实世界中的不公正。当然,这也是全球正义表面上看起来空洞的原因,“理想理论”方法能让我们看到最终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例如对于平等主义者而言,这能让他们看到在抽象层面上平等主义的理想抱负和全球正义应该是怎样的。但是,罗尔斯的“理想理论”方法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为阐释“理想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尼尔森引入了马克思和杜威的方法,既不能完全将结果从方法中抽离出来,同时也要时刻注意到它们彼此是相互依赖的。如果我们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我们所主张的全球正义的原则就既不能孤立地作为其能够实现的方法来认识,也不能作为它们将会产生怎样效率的问题来看待。他认为,在考虑如何实现理想世界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因为随着对社会发展了解的进一步深入,很可能会有更可行或者更合适的方法出现,同时对理想世界的设定也可能会变得更合理,也更吸引人。

在尼尔森设定的理想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并且是同等重要的,同时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他认为,尽管这是一个福利主义的解读,但是在思考理想世界时是不能跳过的。这一理想世界仍然有其局限性,鉴于人类的差异性,如果不采用极端严苛的控制手段和系统的基因工程计划,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这个设定就必须转变为所有人都位于同一起跑线上,拥有相同的起步资源和机遇去追求幸福生活,他们最基

本的需求都能够得到同等的满足。他认为这些主张都需要结合其手段和目的去考察。

因此,当尼尔森尝试设定全球公正原则时,考虑了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自然因素,以及他们将会怎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理想理论”有可取之处,至少它给了学者探寻无障碍的理想世界的机会。再来思考全球正义问题时,不能将自然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割裂开来。例如,当欧洲其他国家呼吁保护渔业资源时,西班牙政府鼓励渔民捕鱼,事实上西班牙沿岸海域已经出现了过度捕捞的现象,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西班牙举国上下都赞同这一举动。另一个例子是大气环境恶化。当西方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导致全球变暖和城市雾霾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他们数十年前发展工业时留下的旧问题。

## 二、对“新马尔萨斯主义”错误主张的批判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试图用“救生艇”理论来解释全球正义的发展,但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他们提出的哈迪尼式分配(Hardinistic triage)完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善意”和“善举”,然而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深刻的变革。

尼尔森认为,所谓全球正义的不可能性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的不可能性,也就是只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下或者说类似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某种不可能性。他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主张实际上是将虚无主义的浪漫主义夸大为坚定理智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只有进入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满足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满足的人们的基本需求。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这种改变,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让它变得不

<sup>①</sup> Kai Nielson, Is Global Justice Impossible? 1998, pp. 131 – 166.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政治斗争始终居于中心舞台。

面对全球正义问题时,就会同时面对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和人与自然的问题。无论对地球野蛮掠夺讨论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是现有的猖獗的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人担忧的是世界已经变得没有退路了。现实世界已经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地球正快速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将不能持续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至少是难以满足在目前的人口规模下,所有人都在富裕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下的要求。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主张,如果减少“所有人的”期望,只是满足少数富人维持其生活方式的要求,只要其他人乐于处在极度的贫困和潦倒的生活状态中,如果那样也算生活的话。他们认为,现实是残酷的,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主义或者北欧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不可行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世界性的平等主义期望是无法实现的,世界的分化是无法逃避的,它必将如此。尼尔森认为他们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柏林墙”倒塌之后,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国家的民主并没有像期望中的那样变得更好,反而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经济社会的倒退。与此同时,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仅有的富裕国家)和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各个领域都扩大了,包括能源、受教育的途径、信息、健康、食品、避难所、安全,等等。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0 年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有 9 亿 2500 万人在忍饥挨饿,其中 98% 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国家里,除了少数资本主义精英(资产阶级自身及主要赞助者)之外,大多数人面临着严重的人道主义(人权)灾难和严重退化的经济状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民主刚果共和国提供给每人每年的医疗保障金是 17 美

元,在利比亚这一数字是 28 美元。作为对比,美国在 2010 年花费了近 6983 亿美元用以扩充军备,这种行为在任何正义理念中都是错误的,即便是在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 (Robert Nozick) 或者保守主义学者鲍尔 (P. T. Bauer) 的正义理念中也是如此,很明显是资源分配上出现了巨大的错误。穷国的统治阶级被迫向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工业的国家)购买武器,而他们的许多国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更有甚者,一些穷国的腐败的政治精英购买武器就是为了镇压他们的贫困国民。

尼尔森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错误在于在不改变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情况下,期待富裕国家的“善意”和“善举”来改变全球不公正的现状,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方面,这种“善意”和“善举”并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另一方面,富裕国家的财富正是通过掠夺穷国而来,虽然这一现象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变得更加隐蔽,但在程度上却加深了。

### 三、尼尔森对“全球不同”原则的批判

罗尔斯主义者提出“全球不同”原则,即只有当现实对社会不公正的谴责比其他任何可能的安排都更能改善最为贫穷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时,社会不公才是合理的。<sup>①</sup> 换言之,只要社会的不公正足够明显,谴责它的行为就才能够带来改变。但事实上,这(如果它成立的话)只是给发达国家提供了执行双重标准的理由。

在“全球不同”原则下,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对于平等主义的主张是从现实的世界秩序出发,认为即便在

<sup>①</sup> 包括托马斯·波杰 (Thomas Pogge)、理查兹 (D. J. A. Richards)、菲利普·范·帕里斯 (Philippe Van Parijs)、布莱恩·巴里 (Brian Barry)、欧诺拉·奥尼尔 (Onora O'Neill)、查尔斯·贝茨 (Charles Beitz) 和亨利·苏 (Henry Shue) 等,尽管对公正的定义有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他们或多或少都认同“全球不同”原则。

“理想理论”中，人类平等的理念是必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下，任何主张生活机遇平等的理念都是不可行的。在罗尔斯主义者们的理念中，在一个有阶级矛盾的世界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优越的生活质量，部分人处于温饱状态，大多数人在温饱线上挣扎，那么全球资源的消耗速度或许能够减慢。换言之，当富裕国家的人们有食物富余时，他们也不可能救助所有穷国，因为富余的那一部分如果被均摊，那么结果只能是谁也吃不饱，所以他们的救助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如果他们足够理性的话。

罗尔斯主义者坚持“全球不同”原则主张，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不可能性”的论调之上的。他们认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没有‘可行的’方法让世界上所有人都拥有体面的生活的，因为资源有限”。<sup>①</sup> 他们认为，富人或许会出于“好意”和“善心”救助穷人，但是他们绝不愿意将大量财富直接转移，帮助他们发展并给予他们同等的优越地位，这在一国之内尚不可能实现，更何况是全球范围内？如果强制转移财富，即便理由正当，富人也一定会奋起反击，或明或暗地从中破坏，即便这种转移起初能够成功，但是一定无法持久。

尼尔森指出，在“民主”国家，任何持有这种政治意愿的人都是不可能执掌权柄的；贪婪的、自私自利的富人将会不惜一切保护他们的和他们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而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操纵“民主”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换言之，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秩序。

#### 四、尼尔森全球正义思想评析

尼尔森的全球正义思想十分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弊病，并且其解决思路是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秩序，这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sup>②</sup>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全球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 1. 尼尔森全球正义思想的理论意义

尼尔森的全球正义思想是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批判之上的。他对这一秩序下全球的不公平和不正义进行了批判和谴责，指出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全球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完全可以通过对财富的重新分配来解决，所有的贫困、饥饿和生活状况不佳的状态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或者是生产跟不上需求所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分配方式所造成的，是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

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寻求全球正义时的理论误区和错误设想在于，采用“理想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全球正义问题进行重构，尝试在现行的不合理全球秩序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或是将希望寄托于富裕国家资产阶级的善心上，或是用所谓“全球不同”原则来辩护，并没有触及全球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尼尔森认为，改变全球不公平和不正义的现状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富裕国家和资产阶级，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打破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他指出，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在多国推行罗默和施韦卡特所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

##### 2. 尼尔森思想与中国全球新秩序主张的契合点

尼尔森的全球正义思想核心是重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即打破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全球秩序。中国主张“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

<sup>①</sup> Kai, Nielson, Is Global Justice Impossible? 1998, pp. 131 – 166.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

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sup>①</sup> 尼尔森的主张略有不同,他认为财富应该从富裕国家向穷国转移,但不是通过富裕国家的所谓“善意”的“援助”,而是采取强硬手段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通过革命来实现,这与《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理论是有共同之处。

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维护国际正义的“三不管”和“两个必须”原则,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希望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通过发布“一带一路”经济规划和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建更为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携手共进、共同发展。尼尔森在批判罗尔斯主义者时也有相似见解。他认为,应该消除国际社会的阶层分化,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富裕国家的“善举”,并且谴责这些所谓的“善举”常常会给穷国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使其国内政治动荡不安,不得不从富裕国家购买军火以维护自身安全。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同步实现市场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抗衡现存的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在这一构想中,他将这些国家作为整体来看待,其落脚点是对抗并且打破资本主义国际秩序。

### 3. 尼尔森全球正义思想的局限

尼尔森坚决批判罗尔斯主义的新自由

主义全球正义主张,提出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主张和建立社会主义全球秩序的思想,并且指出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但是,尼尔森的思想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变革,尽管他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全球秩序,但是他的希望仍然寄托在“选民们”的身上。其次,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是建立在对分析学派的多位学者的理论的分析归纳之上的,其中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虽然也提供了一些路线草图,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再次,他没有认识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并且彻底失败了,从而力图构建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

与分析学派的理论思路一致,尼尔森的主张大部分停留在纸面上,试图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切入点,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在任何国家成为现实,这使得他的理论仍然只是法兰克福学派式的理论,不可能与实际相结合。同时,由于他对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挫折感到失望,使得他对除了分析学派之外的社会主义模式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闭塞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视野。

(责任编辑:张 莉)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4年,第273页。